野獲編

校刋野獲編弁言

史氏自龍門而後載筆拘於體例專舉政典大綱凡軼事謏聞槩置勿錄其或記注之閒有所嫌避敘述更畧而弗詳由是正史闕文不能無藉於野乘之參補遷固而下代有其書由來尚矣顧風微人遠傳聞異辭承學之士操觚率爾一時緣情藻飾不免蹈左氏之浮夸欲求敬事愼言克守春秋謹嚴之教者往往難之沈景倩野獲編著自明萬歷閒竹垞朱氏謂其事有左證論無偏黨明代野史蔑有過之者伏讀欽定日下舊聞考采取百數十條著錄於篇故簡叢殘

獲登

淸祕今觀全編三十四卷自洪武初元迄於萬歷己未二百五十餘年制度彞章朝政時事識大識小釐然具備凡舉措之得失流品之臧否隨事論列莫不言之有物而於靖難復辟議禮諸大端涉筆尤慎論建文出亡深關致身錄之非謂其不諳國初典制自是敗缺此持論之最精者他如鄭氏吾學編高氏鴻猷錄薛氏憲章錄以及葉文莊水東日記王弇州史乘考誤紀盛紀異諸書一一舉其譌漏詳析而訂正之至於表章潛隱辨雪寃誣傳信祛疑有關於世道人心甚鉅洵讀史者所

不可廢也餘若博考事物之源流引古證今卽瑣事常
談悉爲援采前聞因端附見腹笥便便淵乎其莫可測
竹垞稱其生稟異質日讀一寸書信不虛矣所著淸權
堂集中有天啓宮詞之作而茲編記載一以萬歷爲斷
於熹宗朝客魏亂政槩未之及殆以朝綱日紊國是日
淆直道難行曲筆無俚有釁於危行言孫之訓故爲是
默足以容歟當時藏諸枕秘弗以問世命意固自有在
是不僅博學多聞抑亦明哲之士也今際
右文之世蒐羅遺佚全書具在得以傳布藝林凡探討
舊聞者咸以先覩爲愉快亦足慰當年撰述之苦心矣

藏之夙願也已傳鈔既久訛脫滋多解組索居爲之旁攷羣書補綴百一讐校往復再閱寒暑而後卒業爰付剞劂以廣其傳舊時軼失諸條仍存其目以待續補未敢遽加刪節云

道光七年歲次丁亥春三月錢塘姚祖恩笏園氏識於羊城邸寓之扶荔山房

同治八年己巳春月重校刊補　季男德[illegible]謹識

萬歷野獲編序

余生長京邸孩時即聞朝家事家庭間又竊聆父祖緒言因喜誦說之比成童適先人棄養復從鄉邦先達剽竊一二雅談或與隴畝老農談說前輩典型及瑣言剩語娓娓忘倦久而漸忘之矣困阨名場夢寐京國今年鼓篋游成均不勝令威化鶴歸來之感即文武衣冠亦幾作杜陵夔府想矣垂翅南還舟車多暇念年將及壯邅迴無成又無能著述以名世輒復紬繹故所記憶間及戲笑不急之事如歐陽歸田錄例幷錄置敗簏中所得僅往日百之一耳其聞見偶新者亦附及焉若郢書

燕說則不敢存也夫小說家盛於唐而濫於宋溯其初則蕭梁殷芸始有小說行世芸字灌蔬蓋有取於退畊之義諒非朝市人所能參也余以退畊而談朝市非僭則迂然謀野則獲古人已有之因以署吾錄若比於野人之獻則美芹十論當時已置高閣非吾所甘矣編中强半述事故以萬歷冠之

萬歷三十四年丙午仲冬日沈德符題於甕汲軒

野獲編分類凡例

秀水沈景倩先生以萬歷戊午舉于北畿祖父皆以進士起家景倩初隨寓京師該洽好古日讀書一寸所交卿士大夫及故家遺老中官戚里習聞前朝掌故沿革折衷攷之往昔驗之將來其是非予奪一出于公而不爲門戸偏黨此史家必當取材者但隨時紀錄缺失甚多即其自敘云僅得往日百之一後復合成續編而遺目及編中所載之錄于前晉者往往不可得見朱竹垞檢討向日抄傳未全歸田之後多方搜輯略已具備余得借觀苦其事多猥襍難以查

攷因割裂排纘都爲三十卷分四十八門庶便因類檢尋云

凡分類之書皆先立篇目後集其事詞以相從今此編止就所有者各爲標出或以官或以人或以事條章粗列各以類聚取明白易曉非敢好立異同編中次第多因篇首之年月其後有追敘以前與傍及者概不暇細爲分析

昔人云君子言欲純事書欲純理詳于誌常而略於誌異今此編上自宗廟百官禮文度數人才用舍治亂得失下及經史子集山川風物釋老方技神仙夢幻

閒閑瑣語齊諧小說無不博求本末收其是而芟其僞常者固加詳而異者不加略也六朝唐宋以來說家概然有識之士知無譏焉

康熙庚辰八月桐鄉錢枋識

野獲編總目

野獲編卷一目錄

野獲編卷一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　枋爾載輯

列朝

太祖即位

高皇帝將登寶位先於前一年之十二月百官勸進時
上御新宮拜詞於天其略曰惟我中國自宋運告終帝
命眞人于沙漠入中國爲天下主百有餘年今運亦終
其於天下人民土地豪傑分爭唯臣帝賜英賢李善長
徐達等爲臣之輔戡定羣雄息民於田野臣下皆曰恐
民無主必欲推尊臣不敢辭是用明年正月四日於鍾

山之陽設壇備儀昭告上帝皇祇如臣可爲民主告祭之日伏望帝祇來臨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如臣不可至日當烈風異景使臣知之是時連陰入明年元旦卽晴至日日光皎潔合祭天地上卽位於南郊按是詞先告上帝以見未敢遽登至尊且請烈風異景以示不可是以天下爲公未嘗矯飾符命塗世耳目眞合堯舜湯武爲心也超千古而延萬世宜哉

奉先殿

奉先殿者太祖所建以奉先靈凡節候朔望薦新以及忌日俱于大內瞻拜祭告百官皆不得預列循至列聖

追祔先朝帝后行禮如儀又崇先殿則世宗初建以奉興獻帝效奉先為之其後進稱宗亦祔於奉先殿而崇先廢奉慈殿者孝宗所建以奉生母孝穆紀后其後以祖母孝肅周后奉安其中嘉靖中又安祖母孝惠邵后於中此天子所以報誕育之恩若私祭然至嘉靖二十九年而罷之又穆宗登極遷世宗元配孝潔陳后祔廟而徙孝烈方后於宏孝殿故景雲殿也又奉生母孝恪杜后於神霄殿而以上元配孝懿皇后祔享其後今上又遷三后主于奉先而此二殿之祭亦輟不舉今歲時及忌日祭告如初者唯奉先一殿耳內廷因目之為小

太廟閭主上每遇升殿受大朝必先謁奉先殿次及兩宮母后然後出御外殿蓋甲夜即起盥沐非如常朝御門之簡便云張太岳相公紀事又云奉先殿爲洪武三十五年十月所作以祀五廟太皇太后則又屬之革除末年文皇鼎建非太祖矣此公或別有據

京師帝王廟

太祖洪武六年建帝王廟於金陵七年始設塑像未幾遇火又建于鷄鳴山之陽及文皇都燕未遑設帝王廟僅于郊壇附祭至嘉靖十年始爲位於文華殿而祭之其年中允廖道南請撤靈濟宮二徐眞君改設歷代帝

王神位及歷代名臣上下其議於禮部時李任邱爲春

卿謂徐知證知諤得罪名教固宜撤去但所在窨隘不

足改設寢廟宜擇善地上以爲然令工部相地以阜成

門內保安寺故址整潔且通西壇可於此置廟上從其

言次年夏談役上親臨祭今帝王廟是也是年修撰姚

淶卽議黜元世祖祀李任邱亦執奏以爲不可而止至

二十四年竟斥去識者非之則費文通迎合也廖中允

疏以大慈恩寺與靈濟並稱欲廢慈恩改辟雍行養老

之禮禮臣以旣有國學爲至尊臨幸之地似不必更葺

別所唯寺內歡喜佛爲故元醜俗相應毀棄上是之謂

夷鬼淫像可便毀之不數年而此寺鏟爲鞠場矣邵陶兩方士以提督靈濟等宮領天下道教入銜矣任邱先已測上意故存此官智哉

帝王配享

太祖倣古祀歷代帝王俱以功臣配唯宋太祖之側以趙普雖開國功臣然不忠於太祖擯不得預詞嚴義正似預知他日蹇夏諸臣背故主投義師者眞聖人也若元世祖之侑食則罷安童阿朮二人而進木華黎與伯顏尤太祖獨見至世宗并元君臣俱去之時恨虜寇入犯用漢武帝詛匈奴故事也

孝慈錄

世以父母憂制中舉子爲諱士大夫尤不欲彰聞慮涉不孝然太祖作孝慈錄序中已爲嗣續大事曲賜矜貸矣穆宗在裕邸生長子是爲憲懷太子時去母妃杜氏喪方朞世宗不悅得少詹事尹臺引孝慈錄序爲解上始釋然南朝宋文帝諒陰中生子秘之至三年始下詔其來久矣

御製文集

帝王御集莫尊崇于趙宋每一朝則建一閣庋之如龍圖天章而下俱爲收貯秘閣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

諸官若此朝無集則闕之卽徽宗播遷裔土南渡尚能
博訪遺文以建敷文閣是矣本朝唯太祖高皇帝宣宗
章皇帝御集裒刻尊藏禁中竊謂亦宜特設一閣以奉
雲漢之章令詞臣以待次者充之以寓後聖憲章遺意
亦聖朝盛舉也至若累朝列聖俱留神翰墨以至世宗
之制禮樂更祀典其時高文大册布在人間卽下而詩
餘小技如世傳武宗諸帝聖製莫不天縱多能卽有散
佚亦可多方蒐輯各成一集建閣備官以待文學近臣
寓直其中庶乎禮樂明備之朝無鈌典之恨耳按宋最
重龍圖呼學士爲老龍直學爲大龍待制爲小龍直閣

爲假龍今世唯禮部儀制一司亦有大儀中儀小儀之稱蓋昉于此然唐人又呼諫議大夫爲大坡拾遺爲小坡散騎常侍爲大貂補闕爲小貂又以吏部尚書爲大天郎中爲小天尤奇

訪求遺書

國初克故元時太祖命大將軍徐達收其秘閣所藏圖書典籍盡解金陵又詔求民間遺書時宋刻板本有一書至十餘部者太宗移都燕山始命取南京所貯書每本以一部入北時永樂十九年也初貯在左順門北廊至正統六年而移入文淵閣中則地邃禁嚴事同前代

扶荔山房

矣至正統十四年英宗北狩而南京所存內署諸書悉遭大火凡宋元以來秘本一朝俱盡矣自後北京所收雖置高閣飽蠹魚卷帙尚如故也自宏治以後閣臣詞臣俱無人問及漸以散佚至嘉靖中葉御史徐九皐上議欲查歷代藝文志書目參對凡經籍不備者行士民之家借本送官謄寫原本給還且加優賚又乞上御便殿省閱章奏處分政事賜見講讀諸臣辨析經旨時夏貴谿爲禮卿議覆謂御史建白良是宜如所言備開書目收采藏貯所請召見侍從講官亦仰體皇上聖學備顧問之意上曰書籍充棟學者不用心亦徒虛名耳苟

能以經書躬行實踐爲治有餘務矣此心不養以正吾見亦虛應也因命俱巳之蓋上巳一心元敎朝講漸稀乃欲不時賜見侍臣巳咈聖意故求訪遺書一并寢罷惜哉按古來求書者無過趙宋之殷切所獻多者至賜進士出身卽故元起沙漠尙立經籍所又設興文署以編集經史收貯板刻當此全盛之世反視爲迂緩不急之事自嘉靖至今又七八十年其腐敗者十二盜竊者十五楊文貞正統閒所存文淵書目徒存其名耳卽使徐九皐之說得行亦祇供擾攘耳

賜百官食

太祖時百官朝退必賜食于廷蓋用法雖嚴而馭臣有禮且其時每日賜對無間寒暑卽恤勞亦宜然至末年賜亦漸疎唯每月朔望日各衙門大小堂上官俱有支待酒饌歷文昭章三朝皆然直至正統七年光祿卿奈亨始奏罷之唯元旦冬至兩大節筵宴禮部奏請舉行其他如立春則吃春餅正月元夕吃元宵圓子四月八日吃不落夾五月端午吃糉子九月重陽吃糕臘月八日吃臘麪俱光祿先期上聞凡朝參官例得饜飫天恩亦太平宴衎景象也至若萬壽聖節郊祀慶成則有大讌太后聖誕皇后令誕太子千秋俱賜壽麪又不在此

例近年主上御朝既稀筵宴頓減每遇令節輙奉旨免辦雖稍省浮費而祖制漸湮矣○四月八日爲釋迦生日所賜亦麪食名不落夾者從釋氏名也世宗闢佛改賜期於四月五日其食亦改新麥麪蓋凡屬釋氏必盡廢爲快如大慈恩寺先朝最盛梵刹憲孝武歴朝法王國師居停者萬人皆仰給天庖嘉靖初盡革去驅衆番僧於他所至二十二年遂命毀之寸椽片瓦亦不存今射所是也

國初實錄

實錄不甚經見唯唐順宗則韓昌黎所草故至今傳世

然亦不甚詳至宋則備甚矣神宗實錄初爲黃魯直張文潛輩所修至紹聖而章蔡輩改之盡收原稿入內以滅其跡世間遂無舊本後賴梁師成從秘府傳出始行人間所謂朱墨本者是也至南渡後以章蔡本爲誣罔命再修則神宗實錄凡三開局矣本朝太祖實錄修于建文中王景等爲總裁後文皇靖難再命曹國公李景隆監修而總裁則解縉盡焚舊草其後永樂九年復以爲未善更命姚廣孝監修總裁則楊士奇今所傳本是也然前兩番所修則不及見矣國初時事變革與宋神宗絶不同然三更其史則古來唯兩朝爲然李景隆等

進錄表予偶從他書得之今錄附太祖實錄之後初修再修時楊文貞俱爲纂修官則前後三史皆曾握管是非何所取裁眞是厚顏

監修實錄

實錄監修官累朝俱以勳臣充之惟洪武三十一年八月建文君新即位徵江西處士楊士奇充實錄纂修官至建文元年正月始大開局修太祖實錄時總裁爲禮部侍郎董倫王景彰副總裁爲太常少卿廖升侍講學士高巽志纂修官爲國子博士王仲漢中府教授胡子昭齊府副理審楊士奇崇仁縣訓導羅恢馬龍他郎甸

長官司吏目程本立而監修者則未之聞至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實建文四年也文皇新即位以前任知府葉仲惠等修太祖錄指斥靖難君臣爲逆黨論死籍沒本年十二月始命重修其時監修者爲曹國公李景隆忠誠伯茹瑺雖文武各一人皆勳臣也永樂九年又以景隆瑺等心術不正編輯不精改命姚廣孝夏原吉爲監修其纂修則屬之胡廣等又命楊士奇金幼孜佐之而總裁則屬祭酒胡儼學士黃淮楊榮此國初未定例也洪熙元年五月修太宗實錄以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蹇義戶部尚書夏原吉爲監修則武臣一人文臣二人

矣而總裁則楊士奇等本年閏七月又修仁宗實錄仍以英國公張輔通山侯王道及蹇夏共四人爲監修益文武各二人而纂修亦仍士奇等至宣德十年修宣宗實錄始命以英國公張輔一人充監修官其總裁仍屬輔臣楊士奇等自此累朝以來遂爲定制無復文臣監修事矣唯嘉靖間修興獻錄以定國公徐光祚吏部尚書廖紀禮部尚書席書爲監修官蓋用祖宗初年故事以重其典書成各受上賞然實錄已屬僭擬卽欲加隆于列聖之上徒爲識者所哂無足爲輕重也

避諱

古來帝王避諱甚嚴如唐元宗諱隆基則劉知幾改名宋欽宗諱桓則併嫌名丸字避之科場韻脚用丸字者皆黜落高宗諱構則併勾字諱之至改句龍氏爲絿氏蓋同音宜避亦臣子至情宜然唯本朝則此禁稍寬然有極異者如懿文太子既有謚號矣何以少帝仍名允炆蓋當時已改尊稱爲興宗康皇帝猶爲有說而建文年號音同御名舉朝稱之凡四年何以不少諱也至建文二子長名文奎次曰文圭其音又與炆字無少異又何也豈拘於太祖所定帝系相傳之二十字耶似亦宜變而通之當時方黃諸大儒在事紛紛偃武修文何以

不議及此至後章謚號又犯太祖御諱抑更異矣

璽文

自秦璽以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字爲文後世祖之然其入字甚少本朝諸寶皆四字若敬宗廟則以皇帝尊親之寶賜親藩則用皇帝親親之寶賜守令則用敬天勤民之寶求經籍則用表章經史之寶又有丹符出驗四方另爲一璽以上俱六字爲異惟建文三年正月朔所受凝命神寶則大異矣先是建文皇帝爲太孫時夢神人致上命授以重寶甫卽位有使者還自西方得青玉雪山方踰二尺質理温栗二年宿齋宮又夢若有所

睹驚寤遂命匠琢此玉爲大璽至是功成賜今名告天地祖宗宣示遠邇百官畢賀大宴文武四夷於奉天門璽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凡十六字古來印璽未有此繁稱唯宋徽宗政和八年于所用八寶之外又作一璽其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亦十六字命名定命寶與此正脗合靖康之禍諸寶俱爲金所取唯此獨留高宗攜以渡江柳爲十一寶之第十葢以蔡京所書故詘之也今建文之凝命寶亦爲文皇所斥不用矣而兩重器俱爲不祥物也但宣和間京專用事宜有此夸誕之舉革除時方

黃諸正人在事又燕兵日南國如夥卵乃亦粉飾虛文如此何耶按自古印章無大至徑尺者似此笨物未知建文朝施用於何所且宋定命寶號最大亦不及九寸又前此元魏文成帝和平三年河內人張超得玉印于壞樓故佛圖其文曰富樂日昌永保無疆福祿日臻長享萬年其玉光潤其刻精巧時以爲神明所授詔天下大酺三日古今十六字印凡三見然元魏所得祗方三寸形模最小僅建文所作十之一耳尙存古式

園廟鈌典

懿文太子寢園在南京每年忌辰四孟淸明中元冬至

歲暮俱遣使往祭其祭文亦塡御名但例遣南太常寺屬道官爲奉祀者行禮乃哀冲莊敬二太子之在北京者則遣都督親臣往祀向來人心頗不慊而無敢言及者至萬歷十八年五月太常少卿謝杰始抗章議其非禮上下部詳議始改遣南京五府僉書官行禮似於祀典稍加隆重而禮之未備者尚多可商按宏治中台州人繆恭走京師上書言六事其一請封建庶人之後爲王以奉懿文祀通政司大怒謂爲討死因之兵馬司以其疏上上不罪也列聖相承善體文皇意中之事無奈臣下溺于習聞無能將順惜哉

陵寢之祭

列聖陵寢俱在京師天壽山其在金陵唯太祖孝陵以及懿文太子寢園耳太祖一歲大祭者凡三而懿文園則九大祭不知何故意者建文追諡興宗時加隆禰廟有此縟禮其後因循不及改正而南中大老覼爲尋常故事亦無一語及之按懿文園在孝陵之東至今稱爲東陵想當日追崇尊號必追上陵名旣經革除遂不可攷而人之稱陵如故則建文之澤猶在人必也

建文君出亡

建文君出亡再歸其說不一陸文裕謂從雲南到關有

故臣太監吳誠識之遂留之內廷以壽終塟金山鄭端簡之說亦如之獨薛方山憲章錄云正統十二年廣西思恩州獲異僧楊應能升州爲府以土知州岑瑛爲知府異僧卽建文也亦以吳誠爲證初不言其僞實錄則云正統五年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語人曰我建文帝也張天師言我四十年苦今數滿宜返國詣思恩自言岑瑛送之京師會官鞫之其姓名爲楊應祥鈞州人洪武十七年度爲僧遊兩京雲貴以至廣西上命錮錦衣獄而死同謀僧十二人俱戍邊凡三說俱不同弇州獨以實錄爲眞而薛所紀相近又云思恩故府未

聞某年升州爲府則大不然按思恩本元邕州屬田州府路本朝洪武間土官岑永昌歸附授思恩知州仍屬田州府永樂初改屬布政司永昌死子瑛襲至正統四年瑛以殺賊功升田州府知府仍管思恩州升府事見正統四年十月實錄内可查瑛欲併有田州與知府岑紹変惡總兵官柳溥議升思恩爲府益以諸峒詔從之尋改稱軍民府瑛累升參政改都指揮使傳至孫濬又與田州知府岑猛変兵逐之濬後敗其妾入官爲婢卽故相焦泌陽所嬖者至正德七年始改流官以至於今然則思恩本以州改府甚明薛仲常謂爲獲僧而改固誤弁州以爲無改

府事則又誤之誤矣大抵少帝之出存亡不可知其來
歸也爲眞爲僞亦未可臆斷但建文帝以洪武丁巳年
生至正統初不過六旬而楊應祥自稱九十餘則假托
立見不待鞫已明矣史官撰實錄自宜用雋不疑縛成
遂故事以正國體卽眞如陸文裕鄭端簡所言亦不過
令終其天年英宗聖主薛文清李文達輩賢相處分似
亦宜然但懿文太子之祀不廢而少帝猶然若敖之鬼
是在聖子神孫用故主專楊循吉及近年庶子王祖嫡
通政司沈子木等之議續其烝嘗若子產所謂有以歸
之斯可矣至唐隱太子巢剌王立後故事未敢輕議也

近年陳南充議開局修史言官因請復建文紀年上命史建文朝事俱附太祖本紀之末而不沒其年號會修史中輟不果行○少帝自地道出也蹤跡甚秘以故文皇帝遣胡濙托訪張三丰爲名實疑其匿他方起事至遣太監鄭和浮海遍歷諸國而終不得影響則天位雖不終而自全之智有足多者當時倘令故臣隨行必立見敗露近日此中乃有刻致身錄者謂其先世曾爲建文功臣因侍從潛遁爲僧假稱師徒遍歷海內且幸其家數度此時蘇嘉二府偪近金陵何以往來自由又賡和篇什倘徉山水無一譏察者況胡忠安公之出使也自

丁亥至丙申遍行天下凡十年而始報命觀忠安傳中云窮鄉下邑無不畢至胡爲常州人去此地僅三舍且往來孔道也豈建文君臣能羅公遠隱身法耶所幸僞撰之人不曉本朝典制所稱官秩皆國初所無且妄創俚談自呈敗缺一時不讀書不諳事之人間爲所惑郎名士輩亦有明知其僞而哀其乞憐爲之序論眞可駭根蓋此段大謊又從老僧楊應祥假托之事敷演而成若流傳于世誤後學不小又傳信錄云宣宗皇帝乃建文君之子傳至世宗皆建文之後此語尤可詫蓋祖宋太祖留柴世宗二子及元末所傳順帝爲宋端王合尊

幼子二事而附會之耳乃不自揆僭稱傳信此與近日造二陵信史者何異肅妄人自名爲信他人何嘗信之此皆因本朝史氏失職以至于此○甲戌年今上御日講問輔臣以建文君出亡事張居正對曰此事國史無攷但相傳正統間于雲南郵壁題詩有流落江湖數十秋之句一御史異而詢之自言建文帝欲歸骨故土遂驛召入宮養之時年已七八十後不知所終蓋江陵亦不曾記憶英錄中有此事也

龍潛舊邸

宋時人主龍潛時封國登極後例升爲府如吾秀州之

升嘉興府亦其一也文皇帝從燕起已改北平布政司爲北京肅皇帝從興邸入纘已升安陸州爲承天府最合古義惟憲宗以沂王再正儲宮穆宗以裕王肇登宸極二地一在山東一在河南俱名邦要郡似亦宜升州爲府以表兩朝潛藩故地天下有視之若迂而於國體有關者此類是也今宇內大州在中原無如徐州當四戰之地須改爲府他則如山西之蒲澤二州地險而固其屬邑俱不奉約束宜亦改爲府治從本省汾潞二州事例又如四川之潼川州在宋爲利州路列四蜀之一以鎮帥開閫最爲雄盛且所領十縣俱上腴善地尤宜

急升爲府以資彈壓今建議者非秖掌衛霍卽抗顏桑孔於此等事俱置不問一旦有急始議更張晚矣○又四川眉卭嘉雅四州列上川南道各統大縣而無府治此在唐中葉別建一鎭爲節度使今亦宜併爲一大府而以諸州屬之其中嘉定州最爲上腴且統六縣卽設兩府治亦可

年號

古來紀年多有犯重複者卽本朝亦有之如永樂天順正德皆是也文皇靖難諸降附解楊諸公秩服乞哀聖意獨斷料無獻替英宗復辟石亨輩俱武人第取美名

以彰天眷豈能諦攷若孝宗上賓曾無暴遽何不詳審乃爾惟今上所紀最新而確卽今御歷久長如川方至業已應之蓋時高張二相學問自勝前人也至若先帝紀年雖前代所無然興邸已有隆慶殿改名慶源宣府又有隆慶衛改名延慶襄府隆慶郡王載墺改封鄖城不免多一番紛更而憲宗第六女下嫁駙馬游泰者亦號隆慶公主則不及追改矣又今四川劍州曾以宋孝宗潛邸升爲隆慶府金章宗徒單后宮亦名隆慶皆灼然耳目豈一時未遑審訂耶前此若宣宗宣德之號雖前所無但梁武起兵用齊宣德太后命令脩官有宣德

郎四十人五代錢氏嘗號湖州爲宣德軍宋正朝爲宣德門宋元豐官制有宣德郎本朝洪武間有宣德侯金朝興元有宣德府卽今宣府是也似亦未能精攷世宗入纘初擬紹治爲號而上不用此未必薄宏治爲不足紹而繼統不繼嗣之意已萌于隱微特輔臣不及窺其端耳況嘉靖二字王守仁已先示於所勒文矣讖應之說良不可誣又嘉字古以紀年者不少惟宋理宗之嘉泰嘗時離合之爲有力者喜世宗甫卽位張桂輩以廟議驟得柄政盡逐故老非有力而何

太廟功臣配享

古來帝王皆有功臣侑食本朝惟中山王徐達以下十二人配享太祖至洪熙元年又加清河王張玉東平王朱能寧國公王眞榮國公姚廣孝陪祀太宗此後列聖祔廟俱無臣子侑食于旁此聖朝祀典第一缺事而建白無及之者惟夏文愍言爲禮卿時曾建論謂二祖所配皆武臣未確請加宋世易以文臣而世宗不從然亦未暇以列帝左右爲請也世宗訂定祀典進劉基于太祖之側而斥姚廣孝不使得侍太宗此不特聖主獨見亦海內公論惟濫入武定侯郭英則以元孫侑倖得之戶部左侍郎唐胄曾力爭以爲不可而上不從惟此未

愜人心耳愚謂二祖陪祀大臣宜進宜退事關宗廟非今日所敢擅議惟自仁宗以至穆宗凡八廟矣豈少疏附後先如丙魏姚宋其人者乃曠典至今不舉真不得其解竊嘗攷宋十三帝惟欽宗無配享其他帝皆有侍臣太祖則趙普曹彬太宗則薛居正潘美石熙載真宗則李沆王旦李繼隆仁宗則王曾呂夷簡曹瑋英宗則韓琦曾公亮神宗則富弼後斥弼而用王安石最後又斥安石仍用弼哲宗則蔡確其後斥確改司馬光徽宗則韓忠彥以上惟彬美繼隆瑋武臣餘皆文臣也南渡高宗用趙鼎呂頤浩二文臣韓世忠張浚二武臣蓋以

再造與開國同也孝宗則陳康伯史浩光宗則葛邲寧
宗則趙汝愚俱純爲文臣矣然則夏貴谿之議固未可
非也嘗妄臆之仁宗朝如黃准蹇義等宣宗朝如金幼
孜楊士奇等英宗朝如楊溥李賢等景帝雖不入廟其
時亦有于謙王直諸人憲宗朝如商輅彭時等孝宗朝
如劉健劉大夏等武宗朝如李東陽楊廷和等世宗朝
如張孚敬徐階等穆宗朝如高拱楊溥等皆其選也草
野之見不知可備采擇否○唐胄之駁郭英也謂太祖
手定配享功臣之後又十六年郭英始以偏裨從大將
傅友德平雲南始封武定則英之得侯乃雲南之功而

非開國之功也其他說更辨而世宗終不聽

賜外國詩

永樂三年滿剌加國王遣使入京求封其山爲一國之鎭上嘉之命封其國之西山爲鎭國山上御製碑文賜以銘詩曰西山巨海中國通輸天灌地億載同沐日浴月光景融雨崖露日草木濃金花寶鈿生青紅有國於兹民俗雍王好善義思朝宗願比內郡依華風出入導從張蓋重儀文裼襲禮虔恭大書貞石表爾忠爾國西山永鎭封山君海伯翕扈從皇考陟降在彼穹後天監視久益隆爾衆子孫萬福崇四年又以日本國王源道

義捕海寇有功賜白金千兩織金彩色幣二百綺繡衣
六十件銀茶壺三銀盆四及綺繡紗帳衾褥枕席諸物
海船二隻封其國山曰壽安鎮國之山上親製碑文賜
以銘詩曰日本有國鉅海東舟航密邇華夏通衣冠禮
樂昭華風服御綺繡考鼓鐘食有鼎俎居有宮語言文
字皆順從善俗殊異獨與戎萬年景運當時雍皇考在
天靈感通監觀海宇罔不恭爾源道義能廸功遠島微
寇敢鞠凶鼠竊蠅嘬潛其蹤爾奉朕命搜捕窮如雷如
電飛蒙衝絕港餘孽以火攻焦流水上橫復縱什什伍
伍禽奸凶荷校屈肘衛以從獻俘來庭口喁喁形庭左

右諭精忠顧浴大史疇勳庸有國鎮山宜錫封惟爾善與山增崇寵以銘詩貞石礱萬世照燿扶桑紅六年嗣浡泥國王遐旺還國賜金鑲玉帶一金帶一金百兩銀三千兩錢鈔錦綺紗羅衾褥帳幔器皿及王母王叔以下有差先遐旺父言蒙恩賜爵國之境土皆屬職方而國有後山封爲一國鎮至是其子又請上命封長寧鎮國之山御製碑文其銘詩曰炎海之墟浡泥所處煦仁漸義有順無迕懷懷賢王惟化之慕導以象譯遹來奔赴同其婦子兄弟陪臣稽顙闕下有言以陳謂君猶天遺其禮樂一視同仁匪厚偏薄顧兹鮮德弗稱所云浪

舶風檣實勞懇勤稽古遠臣順來怒遊以躬或難矧曰家室王心亶誠金石其堅西南蕃長疇與王賢矗矗高山以鎮王國鑱文于石懋昭王德王德克昭王國攸寧於萬斯年仰我大明先是浡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率其妃弟妹男女陪臣來朝上遣中官宴勞所過諸郡設宴比至上親享之宴其妃于三公府未幾卒于會同館上致祭以禮葬安德門外賜謚曰恭順命其子遐旺襲封因有是請又遣官行人送歸其國至九年滿剌加國王拜里迷蘇剌率其妻子陪臣五百四十餘人入朝上遣官往勞有司供帳會同館上御門宴勞王妃陪臣如

浡泥國王賜與亦如之而妃賜加厚蓋又封山賜碑以
後事也十四年封柯枝國王可赤里爲國王并封其國
中之山爲鎮國山上親製碑文丙系以銘曰截彼高山
作鎮海邦吐烟出雲爲下國洪龐時其雨暘肅其煩熇
作彼豐穰祛彼妖氛庇於斯民靡災靡沴室家胥慶優
游卒歲山之嶄矣海之深矣勒此銘詩相爲終始蓋封
外國山者凡四見皆出睿製詩文以炳耀夷裔且詞旨
雋蔚斷非視草解楊諸公所能辦因思唐文皇兵力僅
伸於漠北而屈于遼水一海夷如文皇帝威德直被東
南古所未賓之國贔屭宏文昭回雲漢其盛恐萬禩所

未有也

釋樂工夷婦

宣德十年英宗卽位諭禮部曰敎坊樂工數多其擇堪用者量留餘悉發爲民凡釋敎坊樂工三千八百餘人又朝鮮國婦女自宣德初年取來上憫其有鄉土父母之思命中官遣回金黑寺五十三人還其國令國王遣還家勿令失所以宣宗勵精爲治而不免聲色之奉如此英宗初政仁浹華夷矣○是時各寺法王國師剌麻等六百九十餘名亦減數存留餘者令回原寺居住又放添財庫夫役一千六百四十餘人又省猪羊雞鵝二

萬七千餘子鵝二千羊三千牛三千又減厨役六千四百餘名至牲口料糧亦減粟四萬石蓋宣德正值全盛之極然去開創未遠尚冗濫破冒至此況成正以後乎

賜圖記

人主賜臣下印記始于文皇帝賜井泉張泌諸臣至仁宗朝蹇夏三楊金黄諸公皆得之繼而宣宗賜蹇夏三楊以及胡濙吳中此後則景帝賜胡濙王文孔安緒若憲廟之賜李孜省等佞幸耳至世廟賜楊丹徒張永嘉桂安仁李任邱費鉛山夏貴谿顧崑山翟諸城方南海嚴分宜諸公乃至郭勛仇鸞之屬亦俱得之後方西樵

辭相位歸南海其年僅五十於議禮諸公去位最早臨行繳上上所賜銀記所謂忠誠直諒者劉鈗適見之云先朝三楊相公俱帶回不繳因口誦三公疏方從之遂攜之歸鈗且囑曰林下有所見可即用印記上聞方歎曰使桂見山聞此語亦不繳上矣蓋當時撫地諸公無有不繳還者僅西樵留之家耳今上惟賜張江陵一銀記曰帝賚忠良其事在戊寅張歸葬之年令其在途在家俱得用以入奏然還朝以後不聞奏繳後遭籍没亦不聞此記仍還內帑想張氏諸嗣君至今猶寶藏也按井泉張泌俱官止光祿卿泉又廚役出身二人俱被免

節假

永樂間文皇帝賜燈節假十日葢以上元遊樂爲太平盛事故假期反優于元旦至今循以爲例惟週外吏考察之年則吏部都察院及吏科當事者不得休暇葢外僚過堂正值放燈之時不可妨公務耳近年建白遂有爲燈事嬉娛致臣子隳職業士民溺聲酒張本議禁絕之其不知體制甚矣又京師百寮出外夜還必傳呼紅舖以燈傳送此起於宏治間孝宗一日夜坐甚寒問左右此時百官亦有宴集而歸者否左右曰有之上又問

曰如此凜冽且昏黑倘廉貧之吏歸途無燈火爲導奈何左右曰亦有之上因傳旨此後遇京官夜還無問崇卑令鋪軍執燈傳送孝宗之曲體臣下如此近日言官上奏欲裁省宴會至於僚宷親屬并禁其酒食過從似此不近人情乃吳元濟所以防淮蔡三州民者曾是全盛之世所宜見也又乙酉丙戌間沈歸德爲大宗伯立議禁奢崇儉其議甚正其說甚詳奉旨頒示天下至欲并禁倡優則以議者不同而止無論兩京教坊爲祖宗所設卽藩邸分封亦必設一樂院以供侑食享廟之用安得盡廢之至於中宮王妃合巹及內庭慶賀俱用樂

婦供事一革則此諸慶典將奈何又如外夷朝貢賜宴大廷元會及諸大禮俱佮官俳長承應豈可盡廢此俱不必言即四方優人集都下者亦爲勳貴縉紳白公之暇借以宴衎即遇大比之歲宴大小座師賀新進郎君亦情禮之不可缺者何以并欲禁之隆慶間山東葛端肅長西臺曾建此議穆宗允行而終不能革沈則以衆咻而阻兩公俱清正名臣而建白及此似未爲知體

中秋無月詩

世傳中秋無月詞如永樂中上開宴月爲雲掩命學士解縉賦詩因口占落梅風以進云嫦娥面今夜圓下雲

漿不着臣見拚今宵倚闌不去眠看誰過廣寒宮殿上大喜復命以此意賦長歌半夜月復明上大喜曰才子可謂奪天手段也按此詞雖佳不如金海陵煬王在汴京作鵲橋仙詞云停盃不舉停歌不發等候銀蟾出海是誰遮定水晶宮作許大通天障礙虬髭撚斷星眸裂猶恨劍鋒不快一揮揮斷彩雲根要看嫦娥體態似更雄快可喜又先大父曾云宏治癸丑庶吉士薛格閣試中秋不見月詩考第一中一聯云關山有恨空聞笛烏鵲無聲惓倚樓當時爭傳誦之惜其全首不稱耳〇解所進歌行遠不及詞之俊不知文皇何以賞之

先朝四駿

今上丙子出內府舊藏文皇靖難時所乘四駿圖命輔臣張居正等恭題其一曰龍駒鄭郁壩大戰胷膛着一箭都指揮丑丑拔箭其二曰赤兎白溝河大戰胷膛十箭都指揮亞失帖木兒拔箭三曰棗騮小河大戰胷膛一箭後兩曲池一箭安順侯脫火赤拔箭四曰黃馬靈壁縣大戰後曲池着一箭指揮猫兒拔箭以上拔箭四人俱夷名文皇所收虜中驍卒用以衝鋒者宜非盛庸平安輩所敵況李景隆平鄭郁壩距北平止五十里自是馬首日南一日至靈璧而漸逼京畿矣時閣臣所上

詩章俱不足發揮神功聖烈亦才限之也古來以干戈手定宇內堪匹我文皇者惟唐太宗一人當時亦有六馬其一曰拳毛騧黃馬黑喙平劉黑闥時所乘前中六箭背三箭其二曰什伐赤純赤色平王世充竇建德時所乘前中四箭背中一箭其三曰白蹄烏純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杲時所乘其四曰特勒驃黃白色喙微黑平宋金剛時所乘其五曰颯路紫紫燕騮平東都時所乘前中一箭其六曰青騅蒼白雜色平竇建德時所乘前中五箭時殷仲容爲贊歐陽詢書之贊文亦不甚稱而書法則佳甚矣二太宗俱從百戰之餘享有太平唐

宗用兵七年然在邸之日居多我太宗雖僅四年然無日不在師中瀕危而後濟者數次以故入金川門之後慟哭於孝陵始登大位其艱苦可知矣此四駿六馬者載負眞龍出入矛戟圖形翰墨與登麟閣凌烟何異然昭陵晏駕後琢石爲六馬列置栢城如生前天廏之狀後來天寶兵亂遍體沾濕杜甫所云玉衣晨自舉石馬汗常趨蓋紀實也靖難四駿非神孫表彰幾泯無傳蓋祖宗締構與倒戈壺漿者大不同後世勿徒賞其神駿權奇可也○按成化間劉文安定之所咏文皇戰馬本有八駿自鄭邨壩白河溝之後又有馬曰烏兎東昌府

大戰中箭都督童信撒箭曰飛兎夾河大戰中箭都指揮貓兒拔箭曰飛黃欒城縣大戰中箭都督麻子帖木兒拔箭曰銀褐宿州大戰中箭都督亦賴冷蠻拔箭此後遂戰於靈壁縣矣蓋文皇靖難每戰必身先士卒御馬皆傷當時既有此圖不知今上何以僅出其半內府所珍斷無遺失之理或中有別故亦未可知如唐太宗六馬而杜甫僅舉一 拳毛騧即其例也

從龍誅賞迥異

潛邸從龍之賞宣宗之後即接景帝凡舊臣俱沾恩命而其一時之厚薄後日之榮枯竟成兩截則莫如宣德

一朝如雨庶子陳瑛張山卽大拜入閣可云厚矣而洗馬戴綸以兵部侍郎出鎮交趾中允林長懋爲鬱林州知州一守夷方一斥瘴鄉此際之踈薄已極矣其後綸死于獄長懋久錮至英宗朝赦出僅得仍守鬱林曾聞長懋因侍上上還北京取道水路致觸聖怒而綸之得罪則未詳今觀立齋閒錄所述則長懋及綸爲官僚時多苦口犯顏遇宣宗稍有愆違卽以聞於文皇銜之已非一日長懋之出守復多怨望語遂下錦衣獄并其弟刑部主事遵節亦出爲慶遠通判又勒懋攀指綸罪遂逮至京綸叔河南守賢太僕寺卿希文百口俱籍沒希

文幼子懷恩腐刑至成化間爲司禮太監皆非常處分也宣宗仁聖不宜修故郡至此意者以戴綸規切將如丙臣江保黃儼輩之危仁宗耶若景帝之長史儀銘至兵部尚書審理俞綱伴讀俞山俱至太子少保且保全于天順鼎革之際恩禮不替較宣德戴林抑何霄壤也○懷恩在成化間執大權立大功爲本朝賢璫巨擘然恩自云吳人而戴綸則山東高密人豈當時有所諱避耶抑別一懷恩耶

賜講官金錢

御前八局中有所謂銀作局者專司製造金銀豆葉以

及金銀錢輕重不等累朝以供宮娃及內侍賞賜令上冲年每將錢豆亂撒於地任此輩拾取觀其傾跌攘奪以爲笑樂然有可異者李古廉爲侍講學士宣宗至史館袖金錢賜諸詞臣俱爭從地上拾取李獨立不動上呼至前以袖中錢賚之蓋寵異儒臣偶一戲劇耳景帝初年開經筵以寧陽侯陳懋閣臣陳循高穀知經筵閣臣商輅等爲講官每值講畢輒布金錢於地令諸臣競拾獨高文義以老不能俯仰遂無所得同列代拾以貽之竊意講筵非爭財之所宰相非攫金之人景帝亦英主也似未必有此

廣寒殿

大內北苑中有廣寒殿者舊聞爲耶律后梳粧樓我朝成祖命留之爲後世鑒戒宣宗曾爲之記蓋當時上及羣臣尚用爲遊覽之所其後日就傾圮無人復登然故老相傳及貴臣大璫以至隸人則衆口云遼后粧臺想文章二聖亦未必知其誤也此殿雖久頹廢直至今上己卯歲端陽前一日遺材盡倒梁上得金錢百二十文蓋厭勝之物其文曰至元通寶此號爲元世祖紀元可見非契丹所建明甚是時閣臣張江陵首叨金錢之賜備記其事張集晚出人不及覩且事涉宫掖世尤喜談

也則今吳越間靈巖之西施脚跡吾邑之蘇小小墓皆此類耳○又傳金章宗同李妃坐此臺出一對云二人土上坐妃對以一月日邊明一時詫爲絕奇不知乃本朝國號之讖

蟒衣

今揆地諸公多賜蟒衣而最貴蒙恩者多得坐蟒則正面全身居然上所御袞龍往時惟司禮首璫嘗得之今華亭江陵諸公而後不勝紀矣按正統十二年上御奉天門命工部官曰官民服式俱有定制今有織繡蟒龍飛魚斗牛違禁花樣者工匠處斬家口發邊衛充軍服

用之人重罪不宥宏治元年都御史邊鏞奏禁蟒衣云品官未聞蟒衣之制諸韻書皆云蟒者大蛇非龍類蟒無足無角龍則角足皆具今蟒衣皆龍形宜令內外官有賜者俱繳進內外機房不許織違者坐以法孝宗是之著爲令蓋上禁之固嚴但賜賚屢加全與詔旨矛盾亦安能禁絶也

天順年號

景泰七年秋妖賊李珍者浙之錢塘人也爲火居道士聞苗賊作亂往投之遇武當山道士魏元冲於途與言我有異相汝隨我當富貴因同往苗賊執銀寨中謂曰

我唐太宗之後生時有紫氣三晝夜今聞空中人言命我率兵征討天下遂與元冲同至此此苗賊俱順之築臺僞稱皇帝書天順年號封苗首等爲侯及都司等官率兵二萬至天柱爲都指揮湛清擒獲解京磔之不數月而上皇復辟正用此紀年萑苻小寇乃與聖主同號蓋機兆亦非偶然但天順二字在遼穆宗巳自稱爲徽號金宣宗時益都楊安兒者亦僭號天順至故元泰定帝崩其太子阿速吉八即位于上都亦以天順爲年號俱著之史册時武人石亨輩不足責徐武功亦不學之甚矣

英宗即位日期

英宗在位前十四年後八年先以正統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壬戌車駕北狩至次年八月十五日丙戌還京凡蒙塵恰一年不差一日自是居南宮者七年以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壬午復辟登極至天順八年正月十七日己巳晏駕前後不差一日豈運會偶爾相值抑果如術家所云星命必然之數耶○按吳越國錢俶以八月廿四日之四更生壽止滿六旬即以其年八月廿四之四更卒又與其父元瓘同一諱日南唐國李煜以七夕生亦以七夕卒二人皆偏霸降王非可比擬眞主然亦

異矣至南齊王奐妻殷氏孿生二子曰融曰琛以四月二日生同以四月二日刑死於市又唐宰相喬琳亦生於七夕後以降伏朱泚伏誅亦七月七日也其年已七十餘矣宋蔡京父祖與京俱以七月廿一日卒三世同一忌辰尤奇

復辟誅賞之濫

天順元年正月南內奪門之功陞賞過濫不必言矣乃至無目人劉智亦拜漏刻博士以致教坊司樂工高鐩陞司樂俱見之明旨不亦重辱此盛舉哉以故朝天宮道士朱可名大興隆寺僧本金皆以誦經祈祝乞官而

山西按察司俞本亦以會稽關羽廟神上還京且錄告神詩文以獻矣若于謙王文諸大臣即云得罪主上僇其身永戍其子孫足矣何至籍沒其家祖宗來非叛逆不用此法此時已過於慘烈至如閣臣岳正僅以漏泄詈語罪止戍邊亦以其室廬及所有家具盡賜通事達官李鐸無乃更甚耶乃至都督范廣戰功與石亨相亞特以于謙愛將爲曹石輩所惡既抵極法且以其第宅幷妻孥賜降虜皮兒馬黑麻則尤國朝怪事一時誅賞不遵祖制不厭人情一至于此成化二年廣妻宿氏訴冤憲宗憫然哀之曰范廣驍勇爲一時諸將冠中外奸

臣以計殺之命其子昇仍襲世職仍還所沒家貲則虜之妻小辱于匈奴者十年矣後來忠義報國者能無喪氣自沮耶

景泰初賜邊臣勅

正統已巳八月十五日上北狩不返十七日報至京師十八日景帝以太后命監國至二十八日令旨諭鎮守居庸關內臣潘成都指揮孫斌員外郎羅通今得鎮守大同等官報虜寇圍擁一人到彼城下稱是至尊都出朝見及與銀兩緞疋賞衆等因此等無謀無知之人聽其詐誘已令人去責他不許再蹈前失諭至爾等只依

前諭不可如彼輕信中國惟知社稷爲重爾守將等只知爲國守關爲重今後若有此等不分眞僞切不可聽虜誘詐愼之愼之故諭上鈴郕王之寶此時監國纔十許日而有只依前諭之語則所遣示意非一次矣又云不許再蹈前失又云不分眞僞明示以睿皇再臨邊必當拒回明矣而社稷爲重一語早已布告邊將則監國登極以後自然全以此言折虜謀乃其後獨歸罪于肅愍王毅愍不亦冤哉羅通尋陞右副都御史總督軍務賜勑遂居內官潘成之前矣通筮仕爲交趾清化知府後謫廣西河泊所官路遇異人授以兵書曰己巳之難

需公大用其言果驗亦異矣

憲孝二廟盛德

憲宗在東朝景帝廢之爲沂王及登極而訓導高瑤者建言請追復郕王尊號黎文僖（淳）時爲庶子疏劾之謂瑤有死罪二上批曰景泰已往過失朕不介意顯是獻諂希恩俱不必行數年而景皇帝得追崇矣黎既被此旨自宜引退乃此後在侍從歷成化二十餘年至孝宗宏治四年始以南大宗伯休致抑何厚顏耶孝廟初元臣下欲治故錦衣都指揮使萬喜等罪且籍其家上不許然萬妃當日若果進酖于紀妃揆之天理人情即追

雪怨毒亦未爲過而孝宗以事狀未明且恐傷先帝在天之心迄不見從此雖聖孝超越古昔亦擬地劉博野諸公調護之力也孝宗注意外家思富貴之而不能得僅追爵孝穆之父福斌爲都督而已後有自言爲元舅者二人又太監陸愷者亦附會爲皇親俱官金吾受厚賚并於孝穆原籍祖塋設一巡檢司以司守護後詐冒事敗俱置之法上仍命遣官往粤西尋訪眞外家究不能得因命革所設巡檢司訪求事亦遂罷蓋初時訛報紀爲李故假托者紛紛起孝穆之崩逝既不顯明而宗族又不及承恩澤何薄命也按孝穆相傳爲廣西桂林

人實平樂府賀縣人又雙槐歲抄云孝宗曾贈后父李公爲慶元伯既訛其姓又無其名似未確又陸愷自云孝穆親兄其籍乃無爲州巢縣人又與廣西遠萬里不知何據

君相異禀

憲宗皇帝玉音微吃而臨朝宣旨則琅琅如貫珠近年新安許文穆公頭岑岑搖遇進講取旨則屹然不動出即復然乃知君相天賦本非常人可比常理可測又有丙戌進士浙人羅應斗者素强壯無疾但每坐堂頭輒眩暈欲死初起部郎陞郡守謝事歸後再起病如前甫

抵任即去此蓋福薄使然

貢鮮貢茶

楚中魚鮓之貢始自成化初年蓋鎮守內臣私獻耳為數不過千斤後漸增至數萬改屬布政司貢船至十七號孝宗仁恕仍命屬中使減去船十隻累朝因之今上壬辰以楚貢粗惡至褫左方伯官為編氓蓋又屬藩司但不知改於何年耳此等事皆職貢成例做規既立貽累無窮至此因見宣德六年常州知府莫愚奏本府宜興縣舊貢茶額止一百斤漸增至五百斤近年乃至二十九萬斤除納過尚少九萬乞恩貸之上曰不意茶害

乃至此令造者免進仍于廿九萬斤中止貢其半時去
二祖廟未遠且宣宗聖德尚不免加舊額至數十倍即
云減半爲數亦不少矣况後世但知增不知減耶

召對

孝宗留心政事優禮大臣每賜召對幾如古之晝日三
接此本朝極盛際也先是憲宗以天語微吃以故賜對
甚稀一日召閣臣萬眉州劉博野劉壽光等入訪及時
政俱不能置對即叩頭呼萬歲嘗時有萬歲相公之誚
今上淵默歲久自庚寅元旦召吳門新安太倉山陰入
對以後又廿五年而爲乙卯之四月以張差闖宫一事

召方德清吳崇仁二相入內商榷方惟叩首唯唯不能措他語吳則口噤不復出聲及上怒御史劉光復越次進言厲聲命拏下羣閹鬨聚毆之事出倉卒崇仁驚怖宛轉偃卧乃至便液並下上回宮數隷扶之出如一土木偶數日而視聽始復眞所謂天威在顏使溫嶠不容得謝者況崇仁自登第後尚未覯穆若之容一旦備位政本不覺失措至此以視憲宗朝萬眉州諸公又不逮矣

重修會典

會典一書蓋昉唐六典而加詳焉太祖初著諸司職掌

至英宗復辟復命詞臣纂修條格以續職掌之後蓋會
典巳權輿于此但未及成帙耳至宏治十年丁巳始剏
立此書成於宏治十五年賜名大明會典進呈之日上
御奉天殿受之宴總裁劉健等於禮部命英國公張輔
侍宴典極隆重即日孝宗御製序序之但未及刊行至
正德四年剛潤而登之板又至嘉靖八年世宗再命諸
詞臣重修之巳有緒矣二十四年春閣臣嚴嵩等又請
續添新例以成全書上允之至嘉靖二十八年而始成
初則張永嘉桂安仁夏貴谿等爲政以故如宗獻王加
分郊如四禘如改製冠服俱詳載新製而舊儀反畧焉

又禮部儀司所列大行皇太后喪禮一欵則興獻王之章聖蔣后反居太祖孝慈馬后之前至其後又皆嚴分宜總裁徒知取媚主上而紊禮踰法則極矣進呈御覽之後世宗留之禁中不製序不發刋聖意深矣至今上四年又命輔臣張江陵等偕史臣重修至十五年始竣事今刋行者是也蓋此書雖四修而人間傳行板本止正德與萬歷兩部而已

宏治中年之政

番僧尚師劄巴堅參封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宏妙大護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

濟大智慧佛也成化間事也至孝宗登極巳革去矣宏治九年又下詔陞灌頂大國師劄巴堅參爲西天佛子而道錄司左正一王應琦等三人亦復眞人高士原職至十年復賜眞人王應琦陳應循等眞人印并誥命而言官無能救正之者先是成化間僧繼曉李孜省以左道進後俱伏法至是太監李廣又以燒煉服食蠱惑孝宗觀宏治十年大學士徐溥所上諫疏云所成何丹所煉何藥而給事中葉紳之劾李廣也謂一誑陛下以燒煉之名而進不經之藥二爲皇太子立寄壇之名而有綏疏之說蓋其左道欺誕亦不下繼曉等矣十一年清

寧宫災吏部員外張綵又疏諫謂太監汪直梁芳撓亂國典脫萬死之誅幸矣陛下何以復召還之蓋李廣雖死而直芳再進矣十二年五月五府六部奏彗星見云近年傳陞下陞文職至八百四十餘員武職至二百六十餘員比成化末年增一倍又進入內庫銀兩俱有定數近者額外三次取入太倉官銀至一百二十萬兩十四年命御用太監王端齋元武神像至武當山用黃園快船至八十餘科道及吏書倪岳兵書馬文升俱力諫不聽又太監孫振姪漢乞恩送國子監讀書允之更累朝僅有之事又尚膳監奉御趙瑄獻雄縣等處閒地為

東宮宮莊上命官踏勘戶部力言其不可上云業已差
官姑俟之其時霸州等處有仁壽宮皇莊仁壽孝肅后
所居時稱太皇太后上祖母也為給事中周旋等所糾
上命退出牧馬矣獨東宮之獻地得請何耶異日武宗
登極後皇莊遍於畿甸得無權輿於此歟以上數事皆
內璫輩媚上為之雖於孝宗聖德無纖芥之玷較之宏
治初政則似稍不牟矣宦官之關係治道如此○按張
綵以曹郎抗疏不可謂非直臣其後至列逆黨嘉靖間
趙文華亦然

　　進璽

秦璽始末予因也先嫚書辨之矣本朝初無心于秦物
而宏治十三年巡撫陝西都御史熊翀奏鄠縣民毛志
學得一璽廣一尺四寸厚二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
永昌上下之禮部時傅文穆瀚爲尚書以爲後世摹倣
秦璽所刻斷非眞物姑宜藏之內府上是之僅賞志學
銀五兩撫臣等別無加賚按秦璽止四寸卽雍州璽所
謂藍田玉者止六寸若元陽桓所上亦止四寸耳今乃
大至一尺四寸其僞不待辨聖主之明察禮臣之持正
勝宋元符君臣萬萬矣

御膳

人主御膳用素惟孝宗朝爲甚每月必有十餘日齋然
皆光祿寺節省舊例以進而内庖自行供給又因給事
中徐昂言仍發膳銀與光祿以補上供之缺乏至世宗
久居西内事元設醮不茹葷之日居多光祿大烹之門
既遠且所具不精故以烹飪悉委之大璫輩聞茹蔬之
中皆以葷血清汁和劑以進上始甘之所費不貲行之
凡三十年而至先帝以逮今上俱仍爲故事且奉齋日
少玉食加豐自司禮掌印大璫以下輪日派直常見一
中貴費一大第止供上饔飧一日之需往往攢眉隕泣
而不敢言蓋先朝橫賜無紀奉賜所得又多以餘力辨

此不難而今上馭下最嚴凡歲時例賞亦行裁減暫御
輩平居無策惟以吏兵二部爲外府居間所入半充牙
盤進獻乃大臣執法不能盡從大璫恚怒往往借中旨
詰責或至齟齬不安其位眞可慨也夫

先朝藏書

祖宗以來藏書在文淵閣大抵宋版居大半其地旣居
邃密又制度卑隘窗牖昏闇雖白晝亦須列炬故抽閱
甚難但掌管俱屬之典籍此輩皆貲郎倖進雖不知書
而盜取以市利者實繁有徒歷朝所去已強半至正德
十年乙亥亦有訟言當料理者乃命中書胡熙典籍劉

褘原管主事李繼先查對校理錄是爲繼先竊取其精者所亡益多向來傳聞俱云楊升庵因乃父爲相潛入攘取人皆信之然乙亥年則新都公方憂居在蜀升菴安得闌入禁地至於今日則十失其八更數十年文淵閣當化爲結繩之世矣

御輅

大駕鹵簿爲大朝會丹陛所設者大涼步輦一步輦一大馬輦一小馬輦一玉輅一大輅一板轎一至於上郊祀及巡幸近地但乘步輦其他用備觀美而已按古有五輅曰金曰革曰象曰玉曰木今玉輦大輅以象負之

而革木之名不顯意者木輅即板輿惟革輅則征伐用之武宗以正德十四年親征宸濠曾乘革輅最合古禮玉輅則耕籍田用之其他輅不知先朝亦曾御否予兒時値乙酉之五月今上以旱躬禱南郊自宮中即徒步入天壇親見穆若之容衣青苧布袍繫黑角帶天行矯健羣臣莫及四閣臣俱侍從時山陰王家屏爲末相中暍於途扶曳以歸潞王亦扈從上左右直至午後上始乘馬回宮并步輦却勿御也至主上禁中遊幸惟用樓轎其制輕捷又減步輦數倍若古時五副車金根耳豹尾車雲母輦以至踏猪車鬬虎車之屬其制蓋不傳久

矣

武宗游幸之始

武宗八駿之游始于宣府事在正德十二年之八月而先一年丙子之元旦以及仲冬之朔已先不成禮矣元會罷後御史程起充諫曰近者正旦令節文武百官四夷百蠻待漏入賀迨酉而禮始成比散已漏下久矣枵腹之衆奔趨赴家前仆後躓互相蹂踐有將軍趙朗者竟死禁門而他臣僚失簪笏毀冠冕以得生相慰午門左右吏覓其官子呼其父僕求其主喧如市衢聞者寒心若倉卒變起何以禦之上不省也是年仲冬上視牲

入夜始歸邊兵爭門塡塞闕內踐踏多死是時楊新都憂夫梁南海代爲首揆當以死生力諍竟不聞伏闕苦口也次年丁丑正月郊天大禮遂出獵于外又以夜半還而三月傳臚狀元舒芬等待命直至夜分殿上燈火傳呼始克竣事蓋以宵易晝習爲故事自是期門微行遂不可問至秋而出居庸廵上谷以至太原榆林皆發軔于此甞元旦時政地即能碎首玉階亦未必至此而套䟽一二不蒙悛改遂持祿默默矣焉用彼相哉今人慨信鴻猷諸錄動稱梁文康爲社稷臣悞矣其後吳廷舉以不諫止責蔣全州蔣在正德爲三揆至嘉靖初始

嘗國也

武宗托名

武宗南征托名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後軍都督府帶俸出有勅書之賜歸有旗帳之賀此人所盡知至于崇奉佛教自稱大慶法王而番僧因之奏討田百頃爲大慶法王下院時禮部尚書傅珪佯爲不知跪駁之曰法王何人至與上尊號並列當大不道宜誅有詔不問而下院之說亦止按此即嘉靖間奉元累加眞人帝君之權輿矣正德五年上自號大慶法王西天覺道圓明自在大定慧佛給金印玉軸誥命此弇州巳紀之異典

者又實錄云以大慶法王印爲天字第一號且鎮國公爵號亦命刻牙牌與朝參官無異尤爲奇事又宸濠反時檄文指斥上云自佩都太監牙牌則似未可信

武宗再進爵號

武宗初出以威武大將軍總兵官爲銜提兵以行其後親征應州凱旋則又加官號焉其敕諭兵部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朱壽親統六師剿除虜寇汛掃腥羶安民保衆雄威遠播邊境肅淸神功聖武宜加顯爵以報其勞今特加威遠大將軍公爵俸祿仍諭吏戶二部知之蓋至是又易威武爲威遠之號至本年九月遂進爲

鎮國公後府帶俸支祿五千石造鎮國公牙牌幷賜誥
劵又以自稱總督因改天下總督官俱爲總制明年春
又加太師未幾南討寧王復以前銜仍稱威武大將軍
統兵而南安邊伯許泰爲前鋒掛威武副將軍印泰因
敢對人稱上爲僚友矣比十五年十二月班師至京師
提督贊畫軍務平虜伯朱彬䟽稱奉總督軍務威武大
將軍鎮國公朱壽指授方畧擒獲宸濠逆黨申宗遠等
十五人上優詔答之前此題奏雖有稱鎮國公者尚無
敢稱名至彬乃斥名直奏遂直爲同列云威武之稱古
無其官維宋將曲端曾拜威武大將軍涇州防禦使後

死獄中非佳名也

人主別號

古來帝王不聞別號惟宋高宗署其室曰損齋想即別號矣本朝惟武宗自號錦堂老人但升遐聖壽甫踰三旬何以遽稱老世宗自號天池釣叟在直詞臣各賦詩惟興化李文定一詩最當聖意即今所傳拱極衆星爲王餌懸空新月作銀鈎者是也又嘉靖二十三年內廷施藥于外其藥有凝道雷軒之印傳聞雷軒上道號也又云世宗號堯齋其後穆宗號舜齋今上因之亦號禹齋以故己卯應天命禹一題乃暗頌兩朝非諂江陵也

未知信否

帝后別號

武宗南征自號總兵官鎭國公是以至尊而下夷于兜鍪將帥然猶寓名朱壽也至於奉竺乾教自稱大慶法王則同西番入貢僧所封斯已怪矣以至世宗事元所加道家名號大抵與宣和帝畧同乃於孝烈皇后亦追封妙化元君夫龍虎山張眞人母妻例得元君封號其後欲改封一品夫人嚴旨不允乃天下之母下擬異端伉儷何以示後世二教之惑人雖英主不免也嘉靖間眞人邵元節陶仲文妻俱封一品夫人不稱元君

御賜故相詩

楊文襄在正德末年以次揆少傅居丹陽適武宗南巡以征𡨚庶人爲名幸其第留車駕前後凡三至焉上賦絶句十二首賜之楊以絶何賀上聖武數亦如之又有應制律詩諸篇刻爲二編名車駕幸第錄吳中王文恪爲詩四章侈其事其最後一律云漫衍魚龍看未了梨園新部出西廂想其時文襄上南山之觴以崔張傳奇命伶人侑玉食王詩蓋紀其實也楊是時特荷殊眷徒以邀致六飛爲榮而不能力勸旋軫僅以册府元龜等書爲獻似乖舊弼之誼然能止蘇浙之行則功亦足稱

今世宗登極召起再相倘用詞臣潤色故事而格忘無聞焉蓋此公祿用權術逢迎與救正各居其半宜爲張桂輩所輕

白服之忌

白爲凶服古來已然漢高三軍縞素是矣習世婦人一時俱簪白柰花相傳天女死爲之服孝俄太后崩疑爲咎徵但南朝天子晏居皆戴白如宋明帝着烏紗帽劉體仁遽易白紗是也武宗征宸濠凱旋入京旗幟尚素凡江西從逆藩臬大小諸臣以至前吏部尚書陸完左都督朱寧皆裸體反接首揷白旗其逆徒已伏法者則

梟首于竿亦以白幟標其姓名自東安門貫大內而出數十里間彌亘如雪識者以爲不祥時已逼除夕矣次年壬午之春上即晏駕於豹房然則國容軍容卽屏除白色亦可況俘囚廷獻例頂緋巾披紅衣乎

禁宰猪

宋徽宗崇寧間范致虛爲諫官謂上爲壬戌生於生肖屬犬人間不宜殺犬徽宗允其議命屠狗者有厲禁此古今最可笑事而正德十四年十二月亦有之時武宗南幸至揚州行在兵部左侍郎王　抄奉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鎭國公朱鈞

帖照得養豕宰猪固尋常通事但當爵本命又姓字異音同況食之隨生瘡疾深爲未便爲此省論地方除牛羊等不禁外卽將豕牲不許喂養及易賣宰殺如若故違本犯并當房家小發極邊永遠充軍然則范致虛之說又行於本朝矣今古怪事堪作對者何所不有王侍郎爲王憲時扈上親征逆濠後見知世宗仕至太子太保兵部尙書謚康毅范致虛從宋高宗南渡亦拜宰相

禁殺怪事

古今殺牛自郊祀外有厲禁唯邊塞則不盡遵此亦理勢宜然內地則兩京俱日日享飫太牢雖明旨不能遏

也乃禁殺更有可笑者如正德己卯武宗南巡禁宰猪則民間將所畜無大小俱殺以醃藏至庚辰春祀孔廟當用豕牲儀眞縣學竟以羊代矣近年因天旱斷屠給事中胡汝寧遂請并禁捕蛙按周禮蟈氏供御食卽今所謂蛙也漢霍光亦奏丞相擅減宗廟鼃羔則人主存亡俱用之何給事好生并及此水族耶此與則天后時狼咬殺魚何異耶較之成化間御史請禁驢騾同車宏治間給事請防馬鬃被偷者尙可恕也

埧上馬房

內外大小祀典俱領之祠部及太常惟有埧上馬房無

所隷屬不列祀典若值祀期光祿備牲差遣中官往祭不知何所起意必後世添設非祖宗舊耳今本房芻粟至煩戶部一郎官司之所費不貲先是成化十八年內官梁芳進白水牛一隻每歲支費千餘金歷孝宗至武宗已二十餘年至是言官疏言填上八處所豢惟牛最浪費無筭先帝朝給事許文錫建白謂宜送之犧牲所及光祿寺已得旨以內臣黎春言而沮今宜如議以省冒濫武宗允之然填上馬房至今芻牧供應如故也國家不經之費往往如此

佾官干政

武宗之寵優伶幾同高齊及朱耶之季至賜飛魚等禁服然官秩猶爲有節惟臧賢以教坊司右司樂請告疏云病不能侍左右上優詔勉留仍陞本司奉鑾供職其禮視朝士有加焉巳爲異矣至中書官光祿卿周惠疇既以聚劾允其去矣復托賢懇於上以家遠難歸乞暫留京師詔仍復職猶曰異途也編修孫清者登宏治壬戌一甲第二以士論不齒去官復用賢薦起爲山西提學副使時丹徒楊文襄爲太宰謂人曰如清者不以一官羈之將何所不爲冀以弭一時之謗議也伶人恣橫至操文學詞臣進退之權不待與錢寧通逆濠巳啇寸

磔矣乃僅賜杖遣戍凶終世謂向未薇畢云○先是賢
奉命祀碧霞元君所過州邑倨坐受謁肩輿呼殿官吏
望風迎拜至濟南三司出城郊勞俱具賓主禮及賢戍
廣西馴象衛因獄詞連錢寧寧懼謀洩密使人殺之於
張家灣

野獲編卷一終